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九

戶部侍郎田雯撰

記

節慎庫題名記

節慎庫今之製造局隸冬官外司特設虞衡郎中掌之
漢劉向典尚方鑄作顏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
如唐之中尚署是也監督三人職加員外郎一等如宋
之文思院提轄監官是也胥史四人作官二十人分銀

鐵繡革為四作作匠各二百人習其藝業分曹立隊卯
入酉出無曠日廢時釵鍍者炸滌者攢焊者窩鈕者化
土者碾玉者剔鑿者銼者研者畫者刺者染者彈花者
扞皮者紛紛藉藉搨粥粥砰彭鞞鞞之聲不絕於耳
官坐聽事堂匠奔豕堂下令禁無譁肅若戎伍庫內鱗
集四方之物燕之用鄭之刀荆之榦魯之削宋之斤妘
筍之筈吳粵之金錫靡不具弓矢旌旗劔戟矛楯弓服
矢房甲冑之屬孟簷卮匜刀礪觶燧玦捍管帶之器燕

饗宮室軍旅祭祀之用率取之庫歲以為常金錢祿米
支於戶部報銷於工部察覈不嚴則多侵漁之弊物不
堅緻完好則譴責隨之

天子詔虞衡卽中位冬曹長爵以大夫明賞罰董般倖
事其勿敢怠節慎庫之重如此康熙己未正月余填此
闕踰明年庚申六月出為江南提學僉事將行官吏匠
作合數百人帕首鞞袴擔蒸羊桐酒蒲伏祖余於青門
道左一吏濡筆而前曰請留文辭為題名碑記遂書之

節慎庫之有題名自余始

寶泉局記

凡棘幣泉貨布刀皆錢也攻金之工六築治鳧桌段桃錢其桃氏矣六分其銅而鉛居一雜以錫其色青矣和以鐵其色黝矣凡爐一匠十之故一器而工聚焉者錢為多局其肆以稽惰也茨其垣以防竊也察其蓄以取良也罌而火之則煨矣沙而模之則輪矣模之扇三如橈然脫面脫地以眈象汁之沸盈如尅然上翻下轉而

成枝膠之然後錡之錡之然後縣之縣之然後邸之方
圓以定位表裏以判形鉗之以檻刀盪之以砂石拽之
以木梃則錢完矣一匠可歲得一串帑之母可歲納子
七鎰不齟而光可翼而飛其貫如櫛斯良工矣不類於
鑿不斲其圍不闕其耀斯善鑄矣古之錢或半兩或榆
莢或八銖或四銖唯漢之五銖得其中或赤仄或鵝眼
或荇葉或縹緹或重輪或重稜唯唐之開元寶得其中
今之錢制可行也寶泉局以曹卽掌之亦猶昔之三司

度支判官也余以戶部右侍郎稟理其職凡百二十日故為之記

龍行寺鬼門石記

鄭圃河南岸有龍行寺相傳明武宗曾微行過此遂名寺僧掘地得石高二尺六寸橫二尺五分中為門高一尺橫七寸五分門左右二鬼形俗呼為鬼門上鑄金輪皇帝供奉六字凡南北帆經其地者艤舟禱於佛求過鬼門降福解厄裸體伏地蛇行以入尻動脊搖間有豐

碩之軀為隘竇所困死於俄頃者亦愚矣哉昔武氏廢
中宗為廬陵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加號慈氏越
古金輪皇帝又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此一石也豈即
壘所遺以有於今日歟夫壘以女子攘竊神器任用酷
吏屠戮宗支流毒士大夫其禍唐甚慘何乃復遺此石
以釋氏之教惑衆亂俗為也唐都關中去清河地二千
餘里既曰供奉自應在感業白馬諸寺中鄭圃烏得而
有之或亦作備者設詭異之觀習荒謬之說其弊遂至

於戕愚夫愚婦之性命尤仁人君子所痛恨也鬼門片石幾同於周興來俊臣之大甕矣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國政為害最烈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之本紀載其行事而不沒其實亦深有合於春秋之旨乎武之惡更甚於呂明知鬼之不宥佞佛以崇奉此石使狄仁傑見之蚤與淫祠同焚當不至貽後世之患矣嗟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釋氏之教錮溺人心甘心斷臂鬻身而不知悔二者豈不重可歎哉

謝四溟故宅記

詩人謝茂秦清淵人家香巷余於癸酉秋偶一至其地
訪流風陳跡無復存者里人指城西門外為四溟故宅
亟往尋之見河柳斜陽板橋野水而已考茂秦生平遊
跡徧天下久客燕趙梁宋間曾有過清淵舊居詩飄零
三十載下馬問比鄰之句似其風雨數椽在當時已莫
可詰矧滄桑兵燹又歷二百年之久乎里人所指或亦
失其實矣茂秦年十六作樂府商調遂以詩歌播令名

且以義俠聞入鄴下趙王幕甚賓禮之已而挾詩卷遊
長安是時李于鱗王元美結社執牛耳諸人首推茂秦
迨後頗相齟齬于鱗遺書絕交排擠者日衆削其名於
七子五子之列非公論也茂秦詩名亦不少損其脫黎
陽盧次榎之難也海內人士擬之襴衡李白皆高其行
誼趙王雅愛茂秦竹枝詞命所幸琵琶妓賈扣度新聲
歌之旋以扣歸茂秦遺事藉甚人口夫茂秦一布衣耳
為詩人俠士風流文采掉鞅一時後世讀其詩者尚留

連想慕其為人當日王李輩講聲調立詞場實自四溟
發之質質然鑠金銷骨胡為也嗟乎茂秦已往二百年
矣余過其里墟低回無限弔香巷故宅於西風衰草之
間杜子美所以致歎於羅含庾信也又清淵人與茂秦
同時者孝廉方元煥字兩江以行草擅名亦能詩王元
美斥以為疎野粗放備諸惡道以余觀之要其才致翩
翩亦四溟之亞歟

遊太室記

嵩山神祠在黃蓋峰下登封縣東八里祠門三重古柏
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岳神祠分列左右東有降神殿
繪生甫及申像於壁剝落已半西為御香亭歷代已來
封禪記功德地也謁嶽神殿祀事畢下西階古柏鱗次
桀石叢峙石上徧刊祝釐辭祠官姓氏周覽移晷迴登
天中閣少憩理策至山麓叩眎一峰入雲石色青紺如
畫嵐流霧垂上合下疎是為萬歲峰其麓為入山所必
徑也籃輿行十里至中峰昔人云嵩山如卧眠龍而攢

望之渾成秀拔若不知有欽崎參差之勢者及陟中峰
之巔羣峰爭出若攢圖之托霄上煙雲吞吐日月蔽虧
林木蒼鬱鳥獸遊鳴陰晴變態二十四峰環列於中峰
左右上下不可名狀如謝絳所稱玉女窻搗衣石但略
括一二矣東五里許為盧巖巖有盧鴻一宅今為寺兩
山忽張匹練下垂微颺吹之則左右動奔澗盪壑衆山
皆響為嵩山佳處昔鴻一隱此作十志以自豪抱微尚
鳴高蹈已耳而來遊者莫不憑襟怡情因以思慕於其

人矣東有白鶴觀背負三峰大小熊山屏其前為窟高之奧宅三峰多石室遠眺一室豁達洞開與他室異或即謨觴室也南七里徑崇福宮投龍洞力疲思返余以半人疾未及躋嵩之絕頂也然眺洛河瞻伊闕顧以歷歷目中矣秦欽水經曰崑崙之墟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嵩山絕頂直上可接吾欲御風而行探崑崙之墟矣又三里抵嵩陽觀有柏二株大可十人圍聞在漢已為鉅木殆殷周時物柏之竒若雛松之新綠香澤凝肥

翠滴人衣坐其下如張帷幕謾謾風鳴如聞絲竹聲旁
有石幢上勒唐宋人題名有似雜采帖也嵩陽觀碑巔
巔豐碩在觀門之西徐浩八分書道古可愛客邀飲至
藏書樓下日將昃遂登車以歸詰旦東行路出箕山左
沿瀍水下流復探石淙之勝礫砢崎嶇負險相望百二
十里過禹州達襄城境康熙丙子二月丙辰記

遊桐柏山記

桐柏山在唐縣平氏南由宛西行土阜起伏野濶烟疎

渡河過唐縣抵平氏境唐縣古曰淮州扼蔡之吭而枕
鄧之背蓋古之戰地唐李愬雪夜陳跡不可復覩矣出
平氏三十里漫衍無陵谷又五里入土岡口雜樹交蔭
水石冲交於中歷落昇眺移情再三里許上帶崇崖下
臨絕壑雲垂烟接泉聲不斷雖輿隸擔夫顧而忘疲矣
再十里至桐柏山山有二高峰東曰胎簪西曰大復桐
柏其總名也遠望之峻嶒百重雲冒山頂前後只如一
山及昇簷以入登大復之巔謂已踰千仞東矚胎簪雙

巒齊秀其峻竦又倍過之峰上有數百石困貫以石梁
故曰胎簪也巖下巨石員削如臼一水出焉澄脈下滴
清乳泠泠潛行地中依井發源是為淮水大禹導淮此
其跡也淮井有神禹廟廢基猶存井東北一河沫如跳
珠激石成溜三泉竒發自此水隨山轉而有澗潏蓀漫
之勢矣山南曰逖谷昔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避地
於此故宅在焉是時仲春地幽谷暖桃李紛開紅白相
間行四十里羊腸蟠十餘迴花落車巾香沾馬足有小

禽翠羽羣飛異於恒鳥其鳴濕濕入耳清越復變為春
激之音謂之搗藥鳥又三里至天木山三面積石中竇
微凹長津淦淦而下上有禪悅寺長廡迴閣徧駕林阿
午磬曦鐘聲送林杪門旁置大鼓客至伐以千椎寺有
三五佛子清坐疏班錫鉢間設所為禪悅也山之麓散
泉奔匯積以成淵邃岸鄣天灌木千章余披襟其下因
之逸思倦想炎夏火流於此提琴命酒取暢山情行李
所逕徒增感慨山多良藥固活女疎銅芸紫苑之族土

人不知采讀神農本草者能將而有之土人唯采茵以
資生故地瘠而民不貧春夏伐槁木橫陳於地雨餘則
菌生晴暄以箔灸之則茵肥法與焙茶無異也十里至
琵琶山高秀挺出孤不連陵山頂有大井香冷味殊無
人浚滌而水遇冬溢春夏則涸巖腹一石洞洞口甚狹
土人相傳洞藏漢時故樂器靜夜聆之有撥鳳尾檀槽
聲山因得名又十五里至石門山一名天門石排竇成
狀若戶牖雲起則上合下開雲退則上開下合從地下

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矣天門小東接天封山山多
蒼松古杉鴉從天門飛來呼侶投林鴉黑霞紅與山光
相映竒為佳觀余已造其巔旁出一峰又復千尋壁立
雖猿鳥莫陟土人云上有道士被髮餌木獨坐翻金經
不記歲年余思偕鹿皮公登之昔人云鹿皮公能作轉
輪造縣閣意思橫生如猿飲狀或可升此峰也午抵桐
栢縣盥沐畢謁神告祭淮瀆廟在縣東一里制如栢梁
溫室華宇修整檐前四柱采八風之黑石以火齊飾之

神巖軒冕之容左列玉磬石陳龜輪初廟甚廣屢罹於
火故今制略狹以水尅火五行所弗驗也廟有漢栢六
漢碑一延熹六年立剝落欲盡石門神二文既竒古隸
書絕工惜存其半又鐵獅二蓋唐物也它多宋元碑不
可卒讀唐以前如薛道衡祭淮文碑金銷石泐矣祀禮
既成歸宿館舍援筆為桐栢山記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乙卯書

遊少林寺記

丙子二月癸丑渡黃河達盟津境西南十五里陟北邙
山山童無林木峻坂上下土衍石連二十里為北邙之
尾蜿蜒勢斷隴分谿平洛河如綫縈帶東注乃汝鄆之
通津矣南徑偃師縣過唐廬陵王墓石表猶存遠矚參
岑山勢爭高步徑裁疏石道參差是唐高宗幸少林寺
所鑿緱氏吹笙祠與轅轅關相望行八里至少林寺寺
少室之北垂也少室有五乳峰飛乳五道雲與之平委
折五迴方可登躡俛眎羣山積若蟻蛭寺在其麓元魏

孝文為西域僧陀跋建也入寺層階而上憩後講堂又
移坐甘露臺立雪亭一老僧牽拂相招四周簷際觀秦
松六祖手植栢柯葉貞萋蔽虧曦景左右碑以百數漢
以前者率漫漶不可讀自晉迄唐完毀半焉一碑刊唐
太宗為秦王時討王世充賜寺僧御劄蓋當時僧之立
武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官賜紫羅
袈裟各一襲此可補唐書之闕矣寺門南向面山為少
室之背層崖刺天橫若列屏崖下林茂泉清風烟披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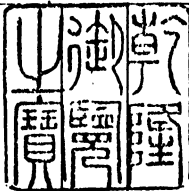
取暢山情依回忘返三十六峰多在山之陽李渤隱廬
存焉往遊者必巖棲之士隨樵唱捫葛葛以入非然空
羨升孫莫侶飛鳥矣寺前有水道源鉢孟峰下過少溪
橋東流詳載顧少連厨庫記行二十里徑石堂山紫雲
洞為邢和璞讀書處又十里崿溜相承泉響不斷白雲
流於邃谷之下紅霞冒於叢柯之上縱目遐矚思不周
賞晚抵登封縣宿

司空園記

司空園在沈水之西門依層崖垂柳百餘株桃正花亞
枝橫斜於崖腹風吹瓣散水面爭紅入門三重石鋪徑
通有方池大可數畝架竹為橋橋下魚苗菱錢漸出新
水踰橋有臺高二丈許振衣而登一園之中水石竹卉
可以周覽玉川盤谷之勝映帶園之左右太行王屋兩
山屏列於前臺北一亭覆木香架中又北一堂簷際玉
蘭二株花放如雪飜襲人衣堂左迴廊數間錯置叢篁
水自篁根涌出穿籬斜注是為東園槐栝鄣天希見曦

景幽禽靜鳴留而不去插危閣於陂塘之上飈勢欲動
其下遊鱗浴鳧自成潭渚再沿石側而西是為西園叢
木雜花行列參差隨地藝植適愜人意回繚闌楯目營
心匠正與木經法合疊石為山引流捍注怒湍激石送
響不斷北又一堂規制略狹堂兩旁牡丹可千本惜非
花開時也園乃司空段氏所營治闔爽深密數年乃成
憑陵它園為清濟園林之冠旭晡遊賞岑寂無聞興衰
之際今昔已異再數十年後或如玉川盤谷地以盧仝

李愿傳殆非所期也余見園中之擁篲負畚畝而來者
詢之歎息其亭臺之名槩不足載如李薦所稱洛陽城
中水北胡氏園也康熙丙子二月丙午記



古歡堂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

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陸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三十

戶部侍郎田雯撰

記

雁塔題名碑記

德州南城上巽位有浮屠三層孤峰竦立曰雁塔考元史崔敬傳言至正間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垣堞以興塔與城並建此雁塔之權輿乎塔腹寬如屋鑿壁納石鐫甲乙科姓氏於其上明洪武甲戌科劉撫謙為始

至崇禎癸未科榮爾奇止凡進士六十一人又洪武庚午科張璞郭麟為始至崇禎壬午科宋炳止凡舉人一百九十六人萬曆四十年壬子濟南同知孫森立石督刻蓋倣唐慈恩寺塔之遺制也歲久塔圯余於康熙壬申重修之補石二一列進士姓氏自我

朝順治丙戌科至康熙乙丑科凡十六人一列舉人姓氏自順治乙酉科至康熙庚午科凡二十八人工既畢塔復以完因泚筆而紀其事曰按西城記云昔有比丘

見雙雁飛翔忽一雁投下自隕於是瘞雁建塔故謂之雁塔又長安志云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唐高宗在春宮時為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浮圖六級崇三百尺依西域窣堵波制度至尊遊豫秋登報恩浮圖從者獻菊花酒稱壽此雁塔所由始杜甫登慈恩寺塔詩乃傷天寶時事於文章人才之故未嘗一語及之與科名無涉也自唐人及第後有題名於慈恩寺塔者遂為故事州之有雁塔殆以此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我

朝五十年甲乙科姓氏歷歷備載於石余生也晚不及見前賢之行事其得之父老之傳聞或以文章名或以節義顯流風遺牒猶有存者夫州之科名稱盛也所望於後之來者獨斤斤于科名之盛已哉是為記

董顏書院碑記

德州有董顏書院漢董仲舒唐顏真卿合祠也祠州守北海馬公明瑞創之時萬曆四十三年也先大夫麗水公重修之我

朝順治十年也德州為仲舒故里真卿平原太守故合祠之祠在屯氏河東許水驛之西前孝廉李公誠明作碑記載於州乘然自其創也距先大夫重修之日未五十年自重修以迄今日忽已四十年矣所存一斷碣橫陳於路側龜趺沒泥甃中漫漶磨滅莫可辨過其下者猶得識其故處盛衰興廢之感未嘗不歎歎太息也彼老氏之宮楚王之宅非不久且廢也而敗瓦壞垣規模麤具未有荒烟野草陳跡茫然如茲祠之甚者歲康熙

壬申余小子以棘人偶至其地見夫長河一綫帆影垂
空棗葉柳花夕陽在樹憑弔流連者久之謀所以復之
而民居左右鱗次舊基欵去其半不可與爭因購呂氏
止園之後屋葺治丹雘置兩主於上俾俎豆無闕先大
夫意也余小子體先大夫意而推廣之以漢蕭望之匡
衡東方朔配饗望之為平原太守衡為平原文學皆有
功於經學者曼倩里人厭次村在州城東二十里明人
盧公世淮生平蕭疎曠達有曼倩遺風晚年以詩酒自

放全其大節故並祀於一堂夫前人有其志與其事後之人不能繼述之不孝也鄉有大儒名臣而使之淹沒無聞士大夫之恥也嗟乎千百世而下曩哲之陳跡常存瞽宗之風流不墜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重修安平縣學碑記

安平之有學自前明崇禎庚午始越今康熙庚午蓋六十年矣夫以六十年之久其間兵燹多故茂草丘墟者幾何年學興而人才以成學廢而人才以壞泥是說者

果信而有徵歟竊考十五國之風鄭在周畿之內非無學校也子衿三章城闕桃達之刺詩人傷馬子產為政與人誦之以為能教其子弟而當時有毀學校之說無禁其非者魯禮義之邦也泮宮之作猶待僖公則從前闕略可知然士之生其時者槩不乏引通俊偉之英足以從政而顯於當世此其故何也若是則人才之成壞似無與於學校之興廢吾儒反覆不得其說舛謬遊移而申韓莊老之習詭言邪行蠱談涌辯無惑乎紛紛日

啟世道人心不亦大可慮耶余嘗論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為民之愚者言之也民之秀則可使知者惟其知可以行其教則士為貴而學之所關為最大先王之教知仁聖義中和曰六德孝友婣睦任恤曰六行禮樂射御書數曰六藝士之蕩檢踰閑率循罔謹者必毆之於學以約結而感發之則學者所以行其教之地也夫士自束髮受書冠儒冠衣儒衣為學官弟子進退揖讓曰我仲尼之徒也人見之亦曰仲尼之徒也

冥冥然仲尼之徒已耳一日挾詩書歷山川東遊吾鄉
闕里流連洙泗之間登其堂而肅然以敬觀其車服禮
器而悠然以思遂莫不奮起其文章道德之心而恨不
得廁名於七十二人之列則郡縣之必立聖人之宮以
俎豆聖人職此故也有學而後教可以行有行其教之
地而後人才有所從出余是以深為安平幸也已已嘉
平奉

朝命往滇治蜀叛番獄過其地正經營之始相其形勢

面對五峰天馬金鰲諸山環拱左右規模粗定眎前庚
午加廣詢其捐俸從事則廣文張君之珮之力居多云
諸生之美秀文采可觀者羣擁馬首而前曰學之興也
丐公一言為記遲歲餘落成復來請故書此以示之使
勒諸石

貴陽府學藏書碑記

今天下儒術昌吏治修凡郡縣各有學獨以黔則興廢
半焉雖沿革不同弗遑建置亦西陲羈縻之邦不以通

例論也貴陽有學明萬厯間黔撫郭公青螺於平播後
創之而黔學之有藏書也亦自青螺始歲既久學且圯
隳書亦煨燼春秋俎豆有司奉行故事而已而游歌講
肄之事無聞焉余自戊辰入黔見夫士之進退周旋者
亦羣思爭自濯磨無如載籍寥寥見聞荒陋非惟古學
不講卽帖括之近習流傳委巷者不過一二斷簡殘帙
可覆醬瓿已耳而吳越間之書賈從不重趼一至焉考
其地傳之無人漸且藏之亦無其地而况兵盜水火風

雨蟲鼠之劫灰散佚哉余於甫入黥之日葺治學宮復其舊觀顧瞻題榮周行階祀俾有司帥博士弟子游歌講肄於其地踰三年辛未秋余以憂去黥將行矣巾箱中有書如千種凡數十百卷皆著目留之學宮積藏度載令學官掌之學使者集黥之士日稽月課庶有志者得以卒業焉嗟乎夜郎鬼方士既苦於無書又苦於不知當讀何書雖有聰明魁傑之彥冥思雕搜枵腹無當人終以卉衣椎髻之蠻髦輕視之余是以不忍特留書

於黥也夫古人之為學不外經史二者余所以留於黥者經史為上文苑詩賦次之不然喬宇鬼瑣固為荀卿所恥萬一取舍悠繆流於怪僻荒誕為非聖之言所係於學術風俗不少余之意惟青螺知之亦余之私淑青螺然也余去黥五年笑客歲林子石來以視學赴黥曾以是告之又復踰年寄以此文勒諸頽水之石林子負文章名今為黥士師無異司馬長卿之在滇吾知黥之士必有如盛覽張叔講習經史之學揚聲游光於當代

者儒術昌而吏治修更大且遠也是為記並列書目於
碑陰

孫文恭公祠碑記

余於戊辰奉撫黔之

命驅車萬里道經楚南湘沅地見三閭大夫新息侯二
祠幾遍五溪七澤間入黔則不祠祠竹王夫三閭大夫
楚之放臣新息侯壺頭一戰楚人惜之尸祝俎豆之千
百載不少衰宜也夜郎竹王其事怪誕不經黔人何以

祠武鄉侯渡瀘之役大有功於黔貴筑銅鼓山為諸葛
貯甲處陳跡猶存黔之人又何以不祠余入黔慨然為
立丞相祠堂於涵碧潭上迨考黔志所載清平有孫丈
恭祠今廢墓在邑西五里焉葛蒙蒼掖語熊鳴公之一
抔土雖樵蘇莫辨矣嗟乎當明世廟時邊寓又安崇尚
儒術公一鬼方產耳以著書講學自任樹立勲名入為
司成出膺節鉞有古仲山甫風何以歷今不二百年里
之父老及公之子孫遂無傳聞紹述之者所以於入黔

時搯掌抵掌慷慨論列流連追慕其為人且重有感於
祠之廢而紱歐流涕也公姓孫氏名應鰲字山甫別字
淮海先世揚州人以流寓占籍清平舉嘉靖癸丑進士
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其諡文恭則萬厯間從黔撫郭
青螺之請也公著述數種有學孔精舍彙藁易談四書
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諸書詩賦若干卷
夫蠻髦之邦農不習耒耜士不治詩書官斯土者必表
章一二前哲所以扶植綱常被濯習俗庶可潛移而默

化之不然羅施鬼國未有積十數年近或五七年無疵
癘天札刀兵水火之患者以公之文章理學事功而顧
可使之闕而不耀耶則余今日之祠公亦猶青螺請諡
之意也余嘗謂畏壘祠庚桑有垣牆蓬蒿之喻大抵人
情各樂祀其鄉里之聞人齊人高石慶之行立石相祠
白居易以文章名没而鄉人祭其墓以視藥公之社朱
邑之桐鄉有間焉武鄉侯功在征蠻余既為黔人祠之
則文恭可知矣祠之上高柳澄潭小山叢篠可與丞相

祠堂遙相望也是亦黔人之幸矣清平令許君國幹曰
是不可以無記蓋祠成於辛未之春遂以文請值余以
憂去黔踰三年官京朝殆復二年許君書凡六至始為
文寄之鋟之石而系以辭

香爐峰童麥沖瀧黑萬音駭駭苴風瑟瑟毒霧運帝碧
空垂蔓粹靈龕集王後鄒前日誕偉人淮海山甫伊呂
其儔程朱之伍神龔獨立仙的孤臨絳花柝落翠沆幽
尋經行牢牢儒林長德軫軫啟啟髣人熒客遺文墜翰

駢出橫陳周情孔思一代名臣經師人師大雅伋佛歷
位司空才猷灑遶鼓盜竽偽體別裁醇儒正學範往
園來李杜雄辭徐庾麗句焱迫容商鈞天磬護爰有遺
廟平邑室岡何以妥之不疚其光胸春且饑梳烟薊草
鳳哀雉噫日晡官道剗楔磨石紺文紫錢擺雲捩風用
永千年平仲君遷千霄蔽日捧其下者狎獷狘犴許君
賢宰百廢聿興無隕芳躅鬪蓄馮陵萬里而來盪櫛鯉
雁俾余摘詞青螺再見舊植荒落華顛白紛悅腕渴筆

何以為文
盍研覃思
言齷且陋
觸懷誰肯
這酌酸酒
埋山塹
谷狔
鼉雨風長
卿晚翠簡
子秋紅

重修鎮遠橋碑記

今夫杠梁為政之細者也不杠不梁子輿氏責鄭僑不知為政此何故歟論吏治於今日百政待舉什不能一二焉矧杠梁之細初無關於課最而為政於黔誠難官斯土者往往去家萬里才抑氣沮因循悠繆徂目前之安而不思為利於靡窮不至於如蘇子瞻所謂躁則妄

情則廢不止視地方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黔之所以
久荒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何也財用絀經畫艱
也官無錢垂空橐也民少且貧力役無征也公帑無可
支私歛所必禁也況興一役則多一擾飢胥暴吏奉行
弗善以致烏言椎髻之倫激而成亂者有之則省事為
便識者堅持其說而無米之巧炊又得藉以為口實凡
學宮社倉雉堞射圃廳廨之屬大者遠者日久盡廢率
無一完而杠梁伐伐之務抑又難矣先王之教曰雨畢

除道水涸成梁其謂之何余之為政奚取焉鎮遠一郡
黔之門戶也石屏之下澗水洶涌險不可渡舊有橋不
知創自何年余於戊辰之歲受

命撫黔秋八月甫入境適當橋圯之會遂議所以治之
而制府范公之檄已先期下矣因率文武屬員捐俸鳩
工且遴太守之賢者思州王君民皞董其事權輿於已
己之秋落成於庚午之冬閱歲餘而功畢搬匠卒徒如
干人木石鐵炭牙祭竹纜如干目計銷白金二千五百

有奇王君果賢財不費民弗擾精勤以集事寬恤以勞人其大略可睹也夫得其人則事理不得其人則上官鞭笞莫及日以硃牒大聲疾呼叮嚀告戒而究無所濟即苟且報成亦利與病半焉不僅一橋為然得王君橋之役可以無憾矣况乎黔之鎮遠非若溱洧之郊比也瘴烟毒霧盲風怪雨無橋則厲揭莫施民不止於病涉杠梁雖細所關不大且遠哉余將以望夫黔之為吏治者治它事一循此橋但能如子產為衆人之母平其政

可也即捐一車亦惠人之一端無不可也蓋其勉之爰
伐石於山樹之岸並系以辭

水鎖支祁谷駕飛虹木插地肺石破蛟宮蜿蜒百尺巔
扇萬狀假道斲空楚喉滇吭九股之苗五溪之蠻庶民
子來給以官錢萬牛纒爰百瓮行酒餉爾般倅夕陽在
柳雁齒垂績鼃鼃不驕

天子萬年康衢載謠

大司馬生祠碑記

今

皇上聖仁神武垂拱穆清覆冒九州和恒泰謐繫惟海
岱重區簡咨大司馬保釐鎮撫四載於茲懋德嘉績東
國用乂式協

帝心軫軫啟啟旗常景鐘冊勲書伐傳示後禩俾無斁
公揆稽首對揚休命會關中饑道殣相望呼聲嗷嗷上
撤霄陞發帑輓粟蠲賑兼施漸山堙谷舟膠車塞脫或
後時民何以蘇

上西顧京兆馮翊間痼瘵在念命公曰頌頌雍土哀此
矜人思所以勞來安集之職任艱鉅非汝不可尚移汝
油幢笳鼓出巖關臨汧渭統制秦蜀彈壓布護以綏此
億兆人庶公曰惟

天子命敢不凜承簡書甫下

御劄重頒刻期趣裝擁傳遙征公自此去東邦福西人
矣行之日風日晴美雪消峰明泉氣粘天山光貼地一
戲疾馳千騎徐進函牒在前吹螺在後金鉞一玉節一

羽葆鼓吹各一部趨健之士負鞬矢隸從之班捧

寶命涉灤灣之溇澗眺華注之厓屨茶白河邊旌旗舒
卷帛王口外橐駝蟲室公炙牛捐酒饗士醪軍畢馮軾
就道東之毗有自無棣穆陵臨淄卽墨斟鄩牟子重趺
來者有自龜蒙見繹澹金單父鄒滕聊攝擔壺漿至者
黃嬪鮑齒牽帷膜擗迎馬首反袂拭面而言曰吾儕小

人願詣

闕借公以慰婦子望願公勉留信宿無傷父老心公系

歔流涕牢讓者再四牡登涂烝徒理柁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予縱弗忍烏可爾留乃召耆耄而告焉曰其促爾
畊督爾獲厘爾縹織字爾幼孩遂爾雞豚毋逞夸詐毋
失搏節毋悖倫犯上毋嚚于訟鬪以麗撻罰願著為絜
令與爾眊相終始東之眊躬躬難率公教唯謹公四載
以來清園土靖萑苻戢豪右劾貪憚懲歎斂扶士氣均
徭賦侍儲委積倉廩充實雷動風偃訖有成效吾儕小
人沐公之澤年登四鬴晦收一鍾役車其休邁擬無警

幽蜡腰臘羔羊朋酒烟火嬉教康衢載賡龔黃召杜屬
城錯落蒲令木吏扶詢罔聞五鳳神爵重覲今日伐棟
坎坎吹笙鳴鳴頌颺

帝力賽禮神祇鬪難者弦誦跼鞫者詩書尊親而守懿
訓擊壤以樂太平吾儕小人何以報公爰遴藹市曰建
生祠巧人工師堊廡度木瓴甃鱗集畚揭雲興東汜巡
簷西嵐排闥夏屋重軒喬木修竹巷謳里謠譜之樂章
八風回回長離雝雝俎豆於斯詠歌於斯貞珉一言用

垂永久余以為是舉也齊魯變而至道信有徵矣公之
望似方叔召虎仲山甫才似陶侃富弼清儉似孔奮楊
綰嚴峻似宋璟仁恕似王旦曹彬齊戒神明露香告天
似趙抃威名赫赫笑比河清似包拯審機度務變通宜
民別嫌疑決是非摘隱伏絕賓客保持善類陶淑風俗
洎政之成也豈第樂易清靜寧一行所無事似李沆故
齊魯大治東之甞歌而思之宜也昔衮衣之詩懷姬公
也輿人之誦美子產也畏壘之社稷無忘庚桑也武子

之德在人如南國之思召公並愛其樹也石慶為齊相
齊人高其行立石相祠藥布治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
社今日之祠公也渠曰不宜故不可以無記

觀水雜記

秦郵城南漕堤如帶設三里五里八里車邇南北五壩
又金灣滾水一壩隘者十餘丈濶者四五十丈淮水西
來匯洪澤出高堰入高寶諸湖轟怒鼓騰雲湧電轉惟
虞堤之潰也故洩之以云減也蟻穴誰穿泥丸莫塞萬

井千村不遑恤矣

人字河在邵伯之東廣五丈深八尺尾分四道似雙人
字雁書天邊竹寫窓上可繪也左右懸厓奔峭如張兩
翼纜舟登岸上炊烟出樹雞犬遠籬荳花稻穗掩映村
落間惟地高故無水患亦澤國僅見者

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東西闌二水門九地
卑岸濶放閘洩水數里入揚子江最便水東向為鹽河
乃商竈往來以通舟楫者因不利於芒稻河之洩水而

故閉之閉則利洩則害閉則田涸而民害洩則舟膠而商害今之議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麓云芒稻河東西二閘宣洩大浸王文通水利一書利害詳明夫何奸商阻撓簧鼓當事將舊閘易卑為高夫水平之日原聽東閉無礙行鹽及至水漲不過十餘日耳况高郵別有一河亦不過紆迴六十里奈何惜諸商數日之濡滯而遂忍於萬姓之顛連而莫之顧傷哉作俑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復斯言則啟其閘洩其水亟浚

芒稻河以使巨浸入江不可不講矣

二閘在鹽河之南朱公沿閘之上流北堤外開月河一
二里上下相通橫亘一堤可避閘水吸舟之險水漲之
時亦稱安瀾於鹽艘大有裨益如此則二閘之洩水初
無害於商也既詢之父老復登高遐矚四際分明了無
疑義

泊宜陵蓬憲燈下按輿圖考之又有白塔河亦可洩水
入江在芒稻河之左惜乎鼓枻而東罕有津逮者以知

今人之略不若昔人之詳也

秦州老東堤三里至魚行莊部屋數家見婦子立牆下
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惻然者久之會州牧以溢完漕米
留抵災民牒請入

告為之流涕

淤溪鎮四圍皆水一望瀾漫霧氣雲浮寡見星日

漆潼鎮時堰田埂半露稻孫初熟四埜雲黃萬頃波碧
雖魚莊蠓舍中而有崇墉比櫛之景土人謂稻之晚香

者為稻孫最佳名矣蓋水至是略淺而民可以食也扣
舷前引廣袤無際見雁容與鷓鴣上下紅蕖的礫綠菰
參差亦采風者之一寓目矣脫使鄰國不壑昏墊無聞
沃野桑麻民安物阜又何如耶

西溪昔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即此地烟火千家依水環
居北柯南榮黃茅白葦

西溪三里為梁梁場地連丁溪東臺戶口殷繁煮海為
業因詢十場所產曰鹽品以散為上淮南之鹽熬於盤

鐵其形散其色白至於青黃色之變也其味鹹至於苦
辛味之雜也五行水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場
有十而產鹽者五曰東臺曰何梁曰富安曰安豐曰梁
梁而五場所產亦略不同東何之鹽兼形神色而得其
正富安之鹽文細體重而色微青安豐之鹽其色青白
日久甜美入口無鹵苦之味而質較重故商多聚焉獨
梁梁之鹽味鹹而甘形細而散色白而光貢之於上供
宗廟頒百官非四場所及也至於拼茶角斜或土宜之

不同而角斜瀕海灰埤為潮汐所浸致稍減耳北而丁溪草蕩多灰埤寡草堰小海竈不嗜前蓋埤蕩而黍禾矣竈丁每買他場鹽以供課此十場大槩也

串場河者並范公堤串十場之中而為水渠以通駭艘也淮南富賈挑浚方興特岍狹水淺耳湖水西來東注大海為縱串場河首南尾北長百六十里為橫濶之深之乃入海之通津矣挂帆東流由何槩而丁溪而草堰而白駒而岡門皆串場河東岍節節鱗次者也

堤以范名傳人也宋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書白發運副使張綸綸奏上以公知興化縣董修築之役會大雨雪波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溥而死者百餘人於是羣相譁言以為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常宰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以憂去綸表請身自董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鹽官耳何與海潮事

乃引為己責首倡其議或亦先憂後樂之本懷也雖然
當是時公有欲為之志而無可為之柄不有綸為之薦
達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殷議欲中輟不有令儀為之
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從來舉大事動大衆或惑於浮
言或阻於聚訟蓋成功若斯之難也而有世道之責者
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見未化因循推諉終無一成
適足以貽笑於鹽官已矣

四口之工岡門較易草堰次之白駒又次之而丁溪為

難以其地高土堅也地高故去海愈遙土堅則事倍功
半千夫畚鍤委身泥塗風雨興浴不聞歌子來矣矧岡
門垂成宣洩有路節財用而惜民力誰之職耶

鹽城窪下有海潮之患潮之沸者土人名之曰嘯亦數
年一見也東有石碓口草沒泥封宜亟治之不然止謀
岡門之利而罔諳石碓之防一旦鹹水倒灌斥鹵之田
不可耕矣此范公堤所以設也

沙溝朦朧口廟灣白沙鎮又二十里黃河北岍石碑歸

然曰雲梯闌闌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綫朝宗萬里滔滔
下注鳥避雲飛造化之奇烏得而測之嗟乎秦皇驅石
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循故道而安瀾頌明德
於弗替不可謂無人事矣

重修白佛寺碑記

白佛寺繇來舊矣昉自何代莫可究極重修於明萬曆
二十五年丁酉鄉毘耶長者程公瑤趙君繼隆發大弘
願噓氣成雲與垂頭龍泉兩剎鼎峙相望也掘地得白

石佛故名白佛寺端嚴殊特今像存焉昔軒后之圖載
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以斯連類未足稱竒當昔
滿月流光頂日感夢羅睺空中變相南陽地下鐘聲自
土迸出從天飛下如丈六之踞鹿苑金剛之胎雙林也
洎後辟支體裂非復騎象崑崙薈蔔香消化作須彌芥
子身橫五寸衣刻三鉢產兜率之第四宮戴神鰲之十
五背謂石佛為有則實無所行謂石佛為無則妙有常
住無名無相無身不身既有石身何謂無相青瓷鉢底

晨開四照之花楊柳枝邊夜滴三危之露獅子之座高
廣於燈王聽講之筵衆多於方丈心花成樹共轉六塵
鏡裏得珠俱開三障高臺迥立絕類玉臺之山長廊複
迴疑同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
無煩豫章神拔千輪足起萬字胸書亭宿金烏欄棲銀
鳥千櫺截業風搖九子之鈴百拱穹窿雨落六如之果
三階齊列虹駕蜿垂四壁周流蓮抽井倒所謂函谷恥
其詠歌臨淄恧其祥應者矣矧乎徒駭之水淪淪澄波

鹿角之關遙遙翠嶽蒼松禿柳叅鷲嶺以爭高翔雁游
鱗傍祗洹而相狎微颺扇草則蘭葉紫敷寒霜墮林則
菊叢黃吐隣邛大厦春風之婢弄雙聲詞侶酒朋招提
之遊蠟兩屐更有天台衲客曾來卓錫此寺深修五定
淨持七文翻十地楞伽善石經隸書追一乘二諦之原
闡三明六通之旨比石室之寫金言邁草堂之傳真教
斯真乾陀之寶域天竺之香城也是以髮墮喜園流名
天上者山鵠院布跡人間自非白石老佛手劈闢鍵何

以標茲淨土安此伽藍悲夫雨破山門颺折庭表牆被
蕭艾砌滿荆棘真人西滅以何為羅漢東遊而不返溫
子昇之碑久罹灰燼吳道子之壁早化丘墟舍利匿以
無暉法喜過而隕涕幻像徒存非空非有靈境尚在不
滅不生雖衆魔列陣散天華猶數十里而羣兒當前飛
毋乳能五百道誰其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拯
迷途於彼岸駕橫海之大航法雨降而焦種旋甦慧日
升而長夜復旦石佛有言維摩善病當思此生實是大

苦如遭霜花如少水魚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不已
難哉釋廣開方便門具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示之
以不二法門經堂洞啟寶殿霞開幢號摩尼旛懸金縷
首宿刈光風之園枝柯嚼婆樓之樹遂有蘭那行者虜
玉衣於幻人豈但恒河夙因施金錢於沙跡已哉白石
佛寺今如其舊應如是住作如是觀生十智之祥雲流
八功之淨水佛是石佛彭亨不頑石是白石涅盤不染
布護此一方民麥菽旆登人牛平善翳桑無餓札厲鮮

聞坤軸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留照
口誦南無合掌連日作白佛寺碑記

古歡堂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三十一

戶部侍郎田雯撰

銘表

誥封奉政大夫繩甫吳公墓志銘

司馬遷作石奮傳謂其醇謹足稱也夫醇謹無他一鄉
曲長者優為之何足為天下重當時齊魯諸儒質行皆
自以為不及抑何故與漢武之朝神仙封禪禮樂文學
之徒紛紛更進用事奮次子建之在位也事不關白于

丞相九載無所匡言天下事豈盡以醇謹者為之乎狂者聖人之所取無非無刺孟軻氏云不可入道以此衡列古今人物區區以醇謹著是亦鄉愿之亞也而虞卿魯仲連之為人何以稱焉士君子通經服古說禮敦詩固不必慕跣躄非常之行而能文章知忠孝慷慨談經世之務聖賢之大道也即不然伏處草野名不顯於當世而以其道訓諸子孫為通儒為名臣不啻身自為之生曰者德沒則榮焉如是亦高於奮慶一等矣無棣之

鄉多隱君子濟以西奉家學為人倫楷模者必曰吳公
云子自肅以墓銘來請按狀公諱永孕字繩甫晚號耐
翁始祖士安直隸之遷安人移家海豐數傳至明陽為
公生父蓋延陵之裔而有太立有道之高風者公少負
異姿貌癯神清學問有原本貫穿經史旁及仙佛稗官
之書靡不搜竒抉奧應童子試冠一軍自是下帷二十
年以遯世無悶為學撞弦息機不復希意仕進一以訓
子為事自肅初與王公同硯席交先生命師事之王公

者冰壺侍郎也當未遇時公深器其人後王公典會試自肅果出其門下昔程珣通守南安周茂叔方為理曹掾珣命二子從之學後皆大儒朱子之于延平亦其父松使之李謚博通百氏河南尹甄琛亦遣子就學公具知人之鑒以訓子得師視昔所稱奚慙焉自肅甲午登賢書甲辰成進士牽絲萬載歷農曹晉刑部郎中提學滇南所至多治績垂聲聞萬載江右彈丸邑值楚蜀戎馬之會虎賁豨突人為自肅危公益然一笑曰吾子必

無他也已而自肅才堪破賊智足全城不蹈雍丘睢陽之難而善樹平原常山之功非公之訓以忠能然耶農曹司錢穀耳求會計之當無難西曹則人命死生繫之張湯讞鼠其敢謂之才歟即雋不疑之引經亦啟用例之漸矣公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子其仁愛寬恕多所平反自肅奉教惟謹洎提學滇南也碧雞金馬哀牢嵩唐點蒼洱海之間人文萃焉自肅以巾箱載六經擁傳其地如漢司馬相如授經於盛覽張叔風氣一變

得詩一卷紀山川之美文章人物之奇不減何大復奉
詔使滇諸篇攜歸以呈公公色喜曰傳吾學於萬里之
外者吾子也自肅倣伯瑜故事懸弧之辰設戈印晬盤
於堂幕塵以採用為娛樂是時公年踰大耋矣少日常
遊南山牧鶴洞遇羽士坐石床公納墮履進越十餘年
術者凭箕書當年相遇事示隱語輒驗又孟蘭浴佛期
必齋盥以往夫仙佛之事儒者所不屑道然其蟬脫塵
垢谷神不死白社青山慧根淨業亦有足多者士大夫

日奔走狗嗜慾蹈暑獲而質質自謂干城吾道闢黜方
外彼談理者之舞研鼓為可哂也韓退之接孟氏之傳
而交大顛蘇子瞻風節矯矯於緇流黃冠所至成契故
公之與仙遇也亦如歎老氏之猶龍也卒之日尚媿媿
讀道書不置又安知非留侯之從赤松乎自姚江重良
知之說儒釋遂合而源流自別公之信孟蘭以報親恩
良有以也公樂易莊敬淵睦謙冲以義理為豐年修道
德為廣宅柴門笨車蕭然自遠或謝客瑟居或浮湛諧

俗殆與世無競立行於不戾不惠之間晚號耐翁比其
槩也一談及古今經濟大故慷慨激昂出片言輒中肯
綮非汨沒章句之學所可闕識又為人排難解紛不阿
不撓公之所處不已優乎輕財好施見孤嫠寒餓傾囊
囊無德色日每親串交集合尊促坐破屣墊帽狼籍為
上客中廚具十人饌餅餌糠粃無精粗立罄嗟乎世風
日下裙屐子弟喜刻薄數效之習徵逐於聲利以自鳴
得意耳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此風尚有存焉者

乎公之為此所以挽頽俗崇禮讓也而豈僅匆匆然粥粥然飾石氏醇謹之行博長者之善譽已耶則所以成子之令名以文章節義顯詎偶然哉辛未秋雯在黔聞先慈喪自肅來自滇唁雯於官署自肅抵里後踰二載而公卒自肅得事其親以眎雯之遊子天涯鮮民抱痛者有間矣雯今日濡筆作銘不禁觸風木之悲繁獻而流涕也公生於明萬厯戊申卒於康熙癸酉年八十有六累封奉政大夫子女婚嫁具狀中銘曰

山嶽律兮水漣漪
涌神漢兮雲旖旎
竹龍籜兮松虬枝
篤生夫子兮摛三儀
享長年兮誦期頤
國之瑞兮人之師
譬藝嘉禾兮播芳蕤
草菴眠兮露華滋
秋月白兮塞靈旗
歸太清兮洪厓隨
回颿撻兮閨風吹
祀瞽宗兮俎豆陸
離登歌酌醴兮薦清芝
擊泗磬兮駕蒼螭
純嘏百世兮振古如茲
幽宮宰木兮磨豐碑
巫陽下招兮缺此

調辭

河津令李公退菴墓誌銘

當

世祖章皇帝時海寓甫定行會試貢舉大典歲丙戌稱
首科進士出身者四百人復邀殊恩破往例拔置翰林
科道官各四十人由是奮微起陋之士無不爭自灌勵
效尺寸以樹立功名不數年而躋通顯位至公卿者指
數十屈餘科皆莫及非其遭逢多幸哉乃有新穎方脫
而猝罹非常一試輒蹶終身不復振如李公退菴者此
亦有志之士為之太息也公以進士授河津縣令值流

寇變後城市為墟殫力招徠政刑修舉治行居第一刻
章屢上矣無何姜瓖反大同破汾潞全晉震動公繕城
濬濠募健士庀礮石擐甲登陴為死守計凡五閱月城
中叛宦張家璧者先是縱族子為暴公寘之法以是銜
之將為亂公慨然曰吾之不即死者為城耳城既不保
徒死無益何如殺賊以報

朝廷乃率廬兒十餘人突圍出至蒲州城陷遂如秦乞
師制使孟公喬芳為發卒公前驅擊賊於蒲大破之進

克河津禽張家壁四境有未下者軍士欲屠之公持不
可乃已事平孟公列其績以上部議以功過均不叙而
他失守從賊者多復原官公竟拂衣歸順治十三年奉
旨有城池失守官員情勢可原者該督撫代題具奏公
歸已七年河津髦倪數百人詣省白狀撫軍白公汝梅
即具疏聞終格於部議而止夫城亡與亡臣道也當事
以此持公議非不正獨不念情勢可原之

旨謂何夫河津一斗大孤城耳受圍五月外援不至內

患復萌即使張許處此亦必有所變計矣卒之秦庭一
哭覆楚復全視死事不尤難乎孟明釋而殽尸封未聞
有咎繆公之失刑者况或復或否又不一例也且公之
才又不廛於百里者方在總角舉止若老成人居父喪
毀瘠踰禮弱冠成進士以文章名世及其治河津也精
敏強幹發奸摘伏如神能使老吏咋舌若之何以一令
終也公家舊有園亭築退菴因以自號發藏書而盡讀
之意有所當標而出之加以評斷非徒論古將以風世

也而於國家典故河漕鹽屯兵農諸務討覈尤詳每一
抵掌自謂可見諸施行而徒托空言良足悲矣其一切
牢騷抑鬱之感盡發之於詩又著有見可園集如千卷
不得於今將以信於後然既不得於今庸異後乎公好
潔盥類必數易冠烏几榻不容纖塵亭午熟眠即達官
在門不為強起每夕折柬延賓浮白博簞不達曙不休
其胸中浩浩何如也晚年杜門謝客注東坡養生錄而
行之而作腹責說以自嘲州大夫舉為鄉飲賓辭之其

不同於流俗如此公姓李氏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號
退菴其先商河人遷德州數傳至公王父大華萬曆癸
酉舉人官武強知縣生二子長誠明萬曆甲午舉人次
誠明庠生公父也誠明無子以公嗣公順治乙酉舉人
丙戌進士山西平陽府河津知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
某年月日壽七十元配朱孺人繼配王孺人生子四楨
森棟檉女三人孫七人孫女九人曾孫一人余於公為
晚進且有世講平昔莊事之伺其眠起載酒過從無虛

日履其徑瑩潔如洗入其室篆烟花氣披拂鼻觀聆其
聲欵川涌蓬蟲起無非用世之學揚抗古今一一出人意
表余竦聽之下間出一語以相析又未嘗不虛哀而首
肯遂成忘年交每念與公同時者九列三事布滿中外
而如公者幾人倘展公之才大業榮名何遽出通顯公
卿下即公里居時年方及壯其雄心盛氣消磨於隱囊
歌扇者垂四十年人以為遊情物外自適其適文酒嘯
傲無與於人世而不知非公志也公卒之三年冬其子

以狀來請余銘余時以勘事入滇衝冒雨雪肅肅宵征不敢以劇迫辭乃捃撫其事行而志之銘曰

有玉於此虎質竜文精神既見貢之大廷其光熊熊照乎四鄰胡為一躓墜井埋畊雖則墜埋莫奄其瑛影留宮殿聲出瑟瑟或辟寒而厭火亦伏禽而生虹棄即敝屣價自連城歎惟我公道秦身屯所收於人者無餘憾而所得於天者獨難伸宜其澆醜壘以酒柝洩孤憤於高吟讀其書者悲其志感其遇者艱其辰慚摘辭之詹

詹奚以調於大君子之墳

處士丁菊田墓銘

南國多彬彬文學之英而大江以北揚尤盛余昔擁傳
講學其間見士之挾策治詩書者其人率道德明秀於
文章之事沿波討瀾姿制議論多有過人者丁孝廉腹
松其一焉腹松一日來京師以所著詩文就正於余已
而涕泣長跼述其父菊田先生生平軼事請銘墓下之
石余按狀先生諱國寶字惟善晚號菊田揚之通州人

世系遠莫考累傳至父半綸公家素封有隱德先生生而逢重負大志讀書苦質魯堅不徒業父澁器之曰兒雖魯然大器晚成無閔也先生亦泣曰天豈以魯限兒兒詎以魯自限暑月夜課納足於罌以避蚊父憐其羸弱夜分促之寢先生覆燈牆下伺父寢復篝火默誦一日以微過父杖之會老嫗奪父杖作詬詈聲父怒將杖嫗先生蒲伏於庭曰竈婢何知兒之罪也大人請先杖兒後杖婢以父杖子常也以婢詬主變也父悅曰兒解

此可無杖矣先生讀書承父訓類如此試輒蹶年二十
五始補博士弟子尋食餼明年丁外艱喪禮甫畢忽以
嫌名誣構幾危幸脫而室屢空矣居數年長子以病隕
慨庸醫之誤乃習長桑術初以自醫耳輒用以活人遂
精其學先生為人孝友廉靜退然若不勝衣至遇事慷
慨倜儻有古俠烈風友某以雀角被陷先生急難無遺
力人皆義之生平無它嗜特闢藝圃數畝種菊每秋遶
畦數百本日邀素心侶啜茗花下指隱君子為石交口

不談世俗事晚號菊田聊以自娛非援彭澤東籬以寄
傲鳴高也次子腹松甲子登賢書鄉里以為儒林長德
之報云君生於前萬曆庚申九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
康熙己巳八月十四日寅時享年七十配崔氏子三人
女一人孫六人孫女一人曾孫一人詳狀中銘曰

南城前效以魯晚聞有特者子嗜古維勤黜經函雅宵
惕晨興矯尾厲角履虎不驚明夸脫淵外晒中弮冥搜
靈素天札其泯海門崑軸戶祝有徵詰人云姜怒愨靡

寧樛車首塗淒風感發碩果忽凋微陽殫剥紫浪之西
一坵芥若莽翳孤舉大寐罔覺堯堯獨行汗青有作采
真九京幽光莫閱子孫繩繩以嘗以禘

王將軍墓誌銘

余嘗讀晉陶侃傳最其生平蓋多武功焉史言其少時
孤貧曾為縣吏復以呂岳之嫌為郡小中正人生遇合
不誠難乎以侃之才而世倘不見用則亦終老廬江之
澣已耳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良可歎也

雖然士之負異才者官無論崇卑脫穎自見無不亟展其所長如曰大用而後為之是乘田委吏不屑道而需求次於八州督也余所以有感於王將軍而於功名遇合之際人才消長之間不能不撫膺太息也王將軍諱鉞字德衡浙之仁和人明洪武初信國公湯和募民防海遠祖興隸籍中遂為臨山衛人五世祖仕隆慶中自海上徙家於杭故復為仁和人凡數世公父應第以公官贈明威將軍娶祁氏浙東方雅族封恭人側室劉氏生

子三公其仲也年十九而孤家日貧依劉讀書見孫武子十三篇又得陳皞梅聖俞之註而悅之遂精其學中順治戊子科武舉公之志提桴鼓立軍門橫金躍馬策勳旗常吹長笛於長江草露布於盾鼻渠不甚壯顧以數竒授江南大河衛千戶時江南漕政行月糧改折困民運官抵通漕糧一石責償倍之公私交蠹督漕者條奏其事格於部議而止公以領運入都毅然具本折均平一疏剴切上聞得

俞旨運困以蘇嗚呼漕政之敝自明季然矣全書所載
行月董羨諸費原以優恤運卒厥後置而不講勢必病
運悞公而不可掾司漕計者喁喁者也選懦觀望偏指
不參蜒蟬儼偕而不敢言即言之究無當於痛癢相關
之故公一微末戎弁耳慷慨譴論效杜牧之罪言利害
不顧而卒以除漕政之大病譬諸以人搔背者時中時
否有適有不適至於我自爬搔則舉手皆中無所不適
公之有裨於國計民生為何如也蘇松巡按御史秦世

楨廉公賢能薦於朝擢定州衛守備繕堞濬壕百廢具
舉日與衛人士講學曰藉諸生文采消我豪氣也未幾
以裁缺改上元後衛衛為前孝陵龍江英武三衛故地
荒瘵既久積逋五千金有奇公申請蠲除歷八年凡有
請於上官不從請之益力輒昂首髯鬚戟張如蝟
毛磔議論蚤涌偏袒大呼不已上官樂軟媚善事己者
卑疵而前媿趨而言以公兀聳銜之遂罷官公奉劉恭
人命重離故鄉因僑寓濟南卜築佛巖酌突泉之側事

母教子以終老倪舍人璠詳紀其事今夫天下無用之學莫甚於腐儒平日束書不觀何從曉知治體又輒自矜胸臆好持高節夸毗乘時數收釣譽一旦膺家國艱鉅之任若畫餅之不濟於饑畫駟之不適於途鮮有不憤轅喪氣者不然則徒手仰屋退縮不前付之無可誰何是無用之腐儒也所當束之高閣者也其不得以武人目公也可知矣公初娶宋恭人總兵宋紀女先二十五年卒繼配朱恭人處士朱崇道女側室顧氏子革歷

城學生海內文章之士所羣目為秋史是也著二十四
泉草堂詩集余與漁洋豹崑兩先生序之女一人適太
學生高瑤孫男二人孫女一人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二
月十九日卒後二年庚申渴奠於濟南城西三里之赤
霞山下革涕泣丐銘余為之銘曰

國之楨幹世之楷模長戟大劔乃有真儒五尺之矛尋
丈之壘其光熊熊頑懦斯起令子孝思酸風如輪腹憤
軋軋胸竒陳陳二十年前風流凋謝我作謫辭丁丑之

夏

明經呂公芝房墓銘

孔子論士行已有恥而外孝弟次之言行又次之從政
斗筲之人殆不屑道而於狂者進取以為可幾於中行
豈論士不一而特於從政者深斥之與後世於尚鄉愿
一流失尼山之旨矣大槩論士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
人寧有定評矣士惟俗為不可醫耳豪放不羈之行勝
握馱之徒相去倍徙而況其它耶天下安能有全士駿

之奔風絕塵豈無一蹶無妨其為千里也夏后之璜不
無徑寸之考杜甫所以傷李白也聆鳳衰於接輿歌雉
噫於桓子君子之取人論士蓋別有在矣呂公芝房奇
士也聞芝房之行者好惡半馬而終不得以俗士目之
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芝房死已五年將
葬矣嗟乎其人尚可得也耶公呂姓名燠號鐵菴少時
以字行曰芝房先世江南常熟縣雙鳳鄉人始祖以從
戎隸德州衛籍數傳至公曾祖應卜祖爽父獻琦皆素

封有耆德公魁岸沉塞文學峭澁少食餼年五十後以明經貢入太學最其生平酒客酣營裘馬徵逐如終南太華峻拔連絡虎豹龍蛇攫拏變化別具態度不拘牽於禮法若夫酒闌月上肴鞫而前又復舉止緼藉吐納風流公誠竒士也屢以凶訟幾厄笑談自若無頓減於平時君子惜之芝房之園曰止園闕地數畝池館花木破千緡吏虎而冠噬其園一旦瓦礫塔然消歇向所鄙斗筲之人而且為花木之蒼鷹池館之屠伯也公嘗追

其園繪圖以存當園之盛也余作詩十章及夫園之衰也為止園記以弔之不數年之久而園之盛衰當吾目前也噫亦大為之盡傷矣公壽七十有一生於明天啟癸亥十一月十七日酉時卒於康熙癸酉九月二十九日辰時葬於城東之祖阡銘曰

籬上無尋鷄上無常俗子斷斷五酉糜鶴我思其人北風逋髮翠坑枿飛落日沒鶻垂柳之下可以棲遲勿伐勿劉牧豕者兒不疚其光遠礫儕偶我作調辭無負狂

友

順天通判思伯趙公墓誌銘

余於順治庚子秋與陳君機同舉於鄉因得識趙思伯先生於古黃河涯之村墅初聞其語縱懸河之辨如天馬之不受羈勒余灑然異之以為狂也及叩其所學蓋經行牢牢為儒林長德云先生歿已數年其孫善慶且泣且狀授使者來乞銘曰吾祖將藉幹而寤矣願得銘辭以傳善慶以質即為國子助教官游於新城王漁洋

先生之門以文章著名余故為銘公諱啟睿字思伯一字思聖先世陝之咸陽人始祖得榮洪武中從征川南有功子興授德州衛百戶遂家焉興生昭信校尉端端生勇略將軍英英生子仁世其官子仁生鑠折節為儒生鑠生汝楠其子繼鼎景毅公以進士起家官都御史戶部右侍郎趙氏前數世以武功聞至是始以文學致通顯公景毅公子幼讀書嗜春秋左傳遭兩喪葬祭一準於禮以蔭除順天府通判人稱其廉會有權稅之役

輒力辭或勸其行曰官也而角估客之利吾弗為也京兆某索鷹犬於僚屬公笑應之曰鷹犬易耳如吾不為鷹犬何京兆慚思中之公遽投劾歸晚年慕阮籍之為人飲酒酣歌頽然自放人呼之曰狂或目之為癡公聞之哂曰癡誠有之狂則未也戊辰卒享年六十有六嗟乎世之矜聰明才智者居則佻達於鄉里仕必闒媚於大吏馳逐聲利而不知止自以為有丈夫過人之行以公較之亦足以媿矣然公非癡也古之狂也肆庶幾近

之配陳氏即與余同舉於鄉者機之女兄也先公一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子若孫詳於行狀是宜銘銘曰

天水之墟牧皮之徒古貌非愚厥才不麤有丘壘如有銘屹如東郊而趨下馬式廬

夢對墓銘

夢對小字夜即蒙齋子也生於黔署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月十九日寅時也隕於家次年辛未十二月三十日未時也即夕葬於祖塋之旁西南之陌蒙齋哭之慟

踰月為之銘夫蒙齋之慟以其生於黔也蒙齋在黔踰
二年而兒始生前此之子處天末也去國懷鄉憂讒畏
譏既哀且病其不死於瘴癘幾希矣兒生而憂以釋病
以得甦蒙齋愛之而未嘗一日離於懷也生之日黔之
父老子弟走相賀者萬人蒙齋作詩二章一曰半百年
又六龍鍾不自量嬰疾非一種况復久瘴鄉老矣玉川
子添丁詎所當陶然萬里外湯餅羅酒漿抱送謝孔釋
簫竽賽竹玉面薰如木老準豐兩耳長生於夜即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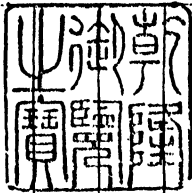
汝以夜郎又曰小伶撥檀槽殷勤擊玉卮裊裊鴨蹠花
瓶中三兩枝堂上客莫喧聽余前致詞是為山蘊男雲
藍小袖兒計年十四五乃翁七十時那見成名日樽前
聊娛嬉滇友送書來兼惠弄璋詩顰笑搔白頭紛紛落
鬢絲兒頭角竦峙頰豐口方兩目小睛如黛髻神姿奕
奕笑而不啼從未聞呱呱聲無天殤態也而何以死也
昔東坡謫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
葺茆竹而居之日嚼菘芋因追和淵明詩過從傍執筆

書之兒乎尚穉未足以語此而胡不戀汝翁之哀且病而竟死耶辛未閏秋奔先太恭人喪般挈兒歸渡鷄鳴關關當黔楚之交兩山偪塞澗水洶湧或衡縮膠糅或逆走旁射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行者覓細徑於山腰之半與波浪爭或折坂如縣絙或垂厓如一髮或斜竇鉤出上皆石芒峭發側足而進擇然後可投步步穩立然後再進失分毫輒墮溺飽蛟龍之腹緩又饑穢毒蝮伺於箐旁其險如此陰雨黑夜無火躡級萬仞入雲漏下

二鼓才得渡蒙齋前抵清涼驛烘衣盼兒移晷才至抱
兒坐膝上翁泣兒亦泣似有知欲訴者是時雖歷險途
兒固無恙也洎返里蒙齋以喪禮哀悴不暇顧兒而詎
意兒之即死耶有謂跋涉驚悸受病以殞者有謂飲惡
乳中穢毒以傷者是皆不可知蒙齋祇自恨失為父之
道疎繆以至於此而他不論也延陵三號西河喪明蒙
齋何居焉慟哉銘曰

生於鬼方因名夜即隨翁萬里曰歸故鄉忽焉歿兮今

汝安往如露如電無壽者相彭殤一理翁胡不悟孔釋
送來孔釋抱去



古歡堂集卷三十一